

舆论的脾气

邵美泽题



复盘舆论热点
▼ 科普舆论现象
▼ 建言舆论战略
▼

赵强
◎ 著

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研究员，中央联系高级专家

王学东

中国新闻史学会媒介法规与伦理研究委员会会长

顾理平

《环球时报》社总编辑

胡锡进

倾力
推荐

舆论的

邵美峰题



赵强
◎著

脾气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舆论的脾气 / 赵强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8.6
ISBN 978-7-5561-2026-0

I. ①舆… II. ①赵… III. ①舆论—中国—文集 IV. ①C912.6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2589号

YULUN DE PIQI

舆论的脾气

著 者 赵 强
责任编辑 吴向红
装帧设计 陈广领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29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61-2026-0
定 价 58.00元

营销电话：0731-8268334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当舆论能力成为“时代刚需”

卢新宁

“无论哪个时代，公共舆论总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尤其在我们时代是如此。”黑格尔两百年前的这句话，放在今天尤为贴切。

如果说，当年“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那么今天，从PC到移动，从微博到微信，从客户端到视频直播……借助于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新载体，舆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也更加强大。对党和国家来说，把握定位舆论已经上升到“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战略高度；对媒体人而言，观察分析舆论也成为“苟日新、日日新”的职业课题。

拿到赵强的《舆论的脾气》，深感这是一部应时之作。“观媒”“察舆”本是媒体人的分内事，然而时至今日，普通人也能对中外舆论热点如数家珍。何况，舆论喜新厌旧，若只是综述人人皆知的陈年旧事，大家不免兴味索然。可喜的是，赵强此书，梳理了过去几年的舆论热点，以生动的笔墨娓娓道来，像老友夜话、饭桌聊天，同时又由浅入深，穿过“事情”、透过“舆情”，驰骋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传播学各领域，尝试挖掘出今天中国舆论生态的本

质属性，总结出一些规律性认识。这些本质属性，即他说的“舆论的脾气”。

把握舆论的脾气，赵强有独特的优势。他是新闻科班出身，毕业后又先后走进中宣部、求是杂志社和人民日报社的大院。正如书中所言，这样的工作经历，让他有机会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幕后到台前，审视舆论现象，亲历舆论调控，参与舆论交锋。这样的经历，也让他比一般人更能感受舆论的脉动，感悟舆论的悲喜，感怀舆论的魅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干部除在政治上可靠外，总是需要在理论上、笔头上、口才上或其他专长上有‘几把刷子’，真正成为让人信服的行家里手。”这本书中，作者对“舆论”这个工作对象进行了冷静细致的理性思考和深入浅出的理论阐述，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对舆论工作的耿耿“初心”。

我们常说，舆论如过山车。这既是在说，向心力、离心力叠加交错的舆论场，方向走势瞬息万变，起承转合扑朔迷离，同时也暗含了这样一层意思——呼啸之中，人们往往情绪失控、身不由己，忙于随波起伏、闭眼尖叫。此时，若能穿越人声鼎沸，超越随声附和，就能获得更深刻的认识。作者在本书中，对于“敏感”问题，没有刻意回避；对于“大众”，也没有刻意讨好，始终保持着一一种持中冷峻的观察视角。比如，在赵强看来，“标签化”或许是新媒体时代的“罪”，但若能洞悉人类自始至终存在节约交易成本的社会惯性，说服大家进入一个认真说理的场域，那么更容易消解标签化的负向影响力；比如，舆论是一块磨刀石，舆情可以砥砺前行，但舆论也很可能是哈哈镜，应当重视但切勿盲从。类似的思维火花随处闪烁。

立足今天的中国舆论生态，有两个命题早已不可避免：一是如何在国内舆论场做好舆论引导，二是如何在国际舆论场讲好中国故事。中国要强起来，获得与国家硬实力相匹配的舆论能力，已经成

为时代的刚需。这种舆论能力，既是舆论的认识水平，也是舆论的生产能力、引导能力和管理能力。一般意义上，这种能力常被放在国家层面审视。但谁都不能否认，它必须落实到具体工作与具体的人上面。本书不仅针对普通大众悉心“科普”，更对需要经常与舆情交锋的媒体从业者和政府工作人员言之切切，可见作者拳拳之心。

“舆论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自古至今，由中到外。”书中的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这不仅意味着它常有载舟覆舟的威力，也暗示着它常有冲开时代关口的滚滚势能；不仅意味着“逝者如斯夫”，我们面对和处理具体舆情的时间窗口如此有限，更是在说，我们所面对的舆论早已不是一条“内流河”，而是在时刻与世界舆论的冷暖激荡中，成为国际交流与交锋的“主航道”。今天，我们的使命是打通国内国际两个舆论场，通过对话交流与国际合作，为中国的发展赢得更为广阔的空间，让这条奔涌的“河流”，不致因国内外落差的悬殊而成为危险的“悬河”。

在本书中，赵强对“舆论安全”作了大篇幅论述，这延续了他博士论文的思考，也击中了今天中外普遍关心的焦点议题。我想，安全永远是能力的副产品，是把握规律的自然结果。钱塘江上，善于搏浪的健儿能溯迎而上，“手把红旗旗不湿”；但若是不懂潮汛的人，即使退在岸边数丈外，也可能被浪头打翻甚至卷入江中。其中进与退、攻与守、安与危的道理，不言而喻。时代大河奔涌，对于新闻舆论工作者而言，仅作岸上观自是不够，看潮涨潮落，更需要看到涨落背后的引力。阅读此书，能目睹时代的伟力，回味舆论的威力，也能看到思维的活力。

是为序。

（作者是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

有脾气的舆论

赵 强

—

遥想洪荒年代，有时候觉得那会也蛮好的，一切都赤裸裸的真实。

土地赤裸裸的真实，没有化肥加持；河流赤裸裸的真实，没有污染变质；植物赤裸裸的真实，没有农药帮着祛除虫害；天空赤裸裸的真实，没有飞沙与雾霾……

当然，“人”也赤裸裸的真实，从内到外。

在学习独立行走、打磨石器的过程中，“人”们的大脑日益发达，用手势比画或是挤眉弄眼地咿咿呀呀的交流方式，已经无法满足需求。于是，语言的产生，水到渠成。

语言当然只是一种媒介，它离不开说话的“人”。那会，连土制的扩音设备也没有。所以，即便一个“人”嗓门再大，传播所及也很寥寥。交流，只能面对面口耳相传。

“人”变成了人，愈发聪明。拿根绳子打个结，或是在树上划上几道杠，按照事先达成的默契，就能表达或者解读出相关信息。这样，说话的人就不必一脸呆萌地站在原地傻等。别人只要看到他的

“留言”，就能知道他想说啥。思想的传递，就此摆脱了对表达主体的物理束缚，传播也就慢慢突破了眼前的一亩三分地，变得更加广泛。

文字的形成，是“结绳记事”的2.0版。从功用来说，它们都实现了对表达主体的解放。但文字进一步减少了交流成本，不仅不用非得留一根打好结的绳子给对方，而且也不至于造成误会。因为你打的这种结本是想约他一起打猎，但在他们那堆人里面，这个结很有可能是表达爱意。文字让人们要表达的意思更加一目了然，而且约定俗成的范围更广。

当然，文字刻在龟背或是竹简上还是有问题。写一封洋洋洒洒的情书给恋人，光搬运竹简就得累个半死，哪还有风花雪月的闲情逸致。所以，纸张和印刷术，又把传播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人类在传播上的局限，获得了物理上的突破。

这种突破一直在演进，最后出现了大众媒体。广播延伸了人的耳朵，电视延伸了人的眼睛。在本质上，它们同结绳记事延伸了人的身体是一样的，但更高端、更时尚，更让当时的人觉得不可思议。人类获得的自我解放，传播的发展功不可没。它让原本只能了解“目之所及”世界的人们，能够“听”到更多、“看”到更远，让远在天边的人，仿佛近在眼前。不同大陆的人因此有了探索其他大陆的欲望，由此也形成和推动了世界性的交往。

我们超越了“目之所及”，但是从此，那个赤裸裸真实的世界模糊了、远去了，直至扭曲了。简单地说，就是我们“了解”的世界，并非外部世界的真实再现，而是由“画师”描摹出的另一个“世界”。

这位“画师”，就是舆论。

二

舆论是什么？

它就像空气，你摸不着，也看不见，却时时刻刻置身其间。它就像凉风，一会儿舒爽怡人，一会儿寒彻周身。它就像河流，有时清澈见底，有时深不可测，有时似涓涓细流，有时又浪遏飞舟。它还像雨，像雾，像谜，像若干你耳熟能详却难以名状的东西。

舆论，无影无踪，又如影随形。人们对它，既时常读及，又似乎无从说起；既置身其间，又常常抽身“看戏”。

在罗马尼亚话剧《公正舆论》中，有这样一段台词：

他是个奇怪的人物。你可以同时在任何地点，在所有的地方遇到他。在城市，在乡村，在火车里，在大街上……他以各种不同的面貌出现：有时是工人，有时是农民、战士或大学生……他有各种不同的年龄：年岁不大，或上了年纪。他有时是妇女，有时是男人。但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察，什么事情也休想逃过他的眼睛，什么人也骗不了他。

你有没有感受到舆论的如影随形，有没有惊讶于舆论的火眼金睛？是不是多多少少还有些不自在，忍不住想前后左右搜寻一番，看看它是不是正躲在你的身旁？

绝非我故弄玄虚。舆论这玩意，我们很不容易说清，就如同爱情。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看似简单，实则艰深。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有时是活色生香、人言可畏，有时又是大兵压境、波诡云谲。

当然，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如果没有兴趣把它作为科研命题，那么，有些感性认识足矣，不必非得穷根溯源问个究竟。

三

舆论与你我何干？

这倒是个更为实际的问题。古往今来，若干实例都向我们展示了舆论的威力。兵法三十六计，简直就是一部舆论战的教科书。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声东击西、无中生有、暗度陈仓、借尸还魂、

调虎离山、假道伐虢、偷梁换柱、指桑骂槐、假痴不癫以及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等等，无不把舆论的功效发挥得淋漓尽致。四面楚歌、草木皆兵这样的故事，为我们描摹了舆论所能造成的恐惧；《与山巨源绝交书》《代李敬业讨武曌檄》这样的雄文，则把舆论直接变成了一把利器。

如果这些例子已然久远，让你云里雾里的话，那么一句“人言可畏”，就足以让你体认舆论的杀伤力。所谓“舌头根子底下压死人”，几乎所有人在面对汹涌而来的舆论时，都会噤若寒蝉。但是转过身去，人们又喜欢把自己的唾沫汇成河流，讨论谁在起高楼，围观谁在宴宾客，然后“哗”的一声，把他卷进口水的漩涡，看他挣扎，任他湮没。

事情常常就是这样。你以为你在桥上看风景，舆论却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却一不小心就成了舆论的“点心”。

你可以不关心舆论，舆论却从没忘记在暗处盯着你。它为你勾勒出一个虚拟的世界，给你阳光，给你雨露，也给你风暴与雷击。不管你是一个个体、一个企业、一个团体，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只要你对它没有足够的敬畏，它就会跟你耍脾气。它的力量超乎你的想象，发起脾气来，令你猝不及防，唯见哀鸿满地。

这就是舆论之于你我的意义。

四

舆论是有脾气的。

它生性多疑，任你把事情掰开了、揉碎了讲，讲到你几乎快要怀疑人生，它也照样要钻牛角尖，放出“十万个为什么”等在前方。

它锱铢必较，有时就算自知理亏，也要努力寻找你的破绽。倘若你被它记了“小黑账”，就算过去了八百年，它也会翻出来讲一讲。

它刚愎自用，常常只顾自己滔滔不绝，根本听不进去反对意见，

稍有不同声音，它就会马上翻脸。

它作风漂浮，每天脚不沾地、席不暇暖，实际只是爱看热闹、喜欢围观，关键还特别喜新厌旧，有时候热乎劲都过不了一晚……

由此来看，舆论的脾气是不是糟糕透了？不，绝不是这样。

它坚韧不拔，打破砂锅问到底，不取“真经”不回还，任何想要糊弄了事的思想，最终都会被它啪啪打脸。

它古道热肠，见不得为富不仁、为虎作伥，你能感觉到它疾恶如仇，也常常发现它会因为世态炎凉而兀自惆怅。

它内心柔软，或者说还有点敏感，时不时会为一个片段、一幕沧桑哭得稀里哗啦，然后随手点赞，播撒阳光。

它任劳任怨，尽管每天常说的都是张家长、李家短，但是只要一有难，它就呼吁八方支援，不眠不休地传递各种正能量……

是不是觉得舆论真是个变幻莫测的怪人？有这感觉，那就对了！

五

人这一辈子，分分秒秒都在和舆论打交道。当你呱呱坠地，舆论就会立马围上来，说你长得周正，夸你皮肤细腻。有朝一日等你终老，舆论也会说长论短，评述你的功过，褒贬你的短长。

就我而言，真正同“舆论”建立起理性的互动关系，还得从20年前算起。那一年，我开始攻读新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从此就和舆论结下了不解之缘。

走出校门，我又先后走进中宣部、求是杂志社和人民日报社的大院，它们分别是党中央负责舆论工作的主管部门以及承担理论宣传和舆论引导的重要阵地。这样的工作经历，让我有机会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幕后到台前，审视舆论现象，亲历舆论调控，参与舆论交锋。

兜兜转转，如今又成了环球时报社的一员。在这样一个满是激情的平台上工作，循循善诱的舆论互动，拳拳到肉的舆论对决，都

近在咫尺、伸手可探。它为我的舆论观察积累了更多素材，也为我的舆论思考打开了更大空间。

这20年，在舆论现象的观察者、舆论调控的参与者、舆论引导的实践者以及舆论生态深刻嬗变的见证者之间游走穿行，感受舆论的脉动，感悟舆论的悲喜，感怀舆论的魅力。欣逢盛世，幸甚至哉。

所以，10年前，当我拟订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便顺理成章地拥抱了“舆论”。感谢我的导师王学东研究员的宽容与首肯，最终，我与“舆论”携手挽腕，一同接过了学位证书，又一同开始新的征程。

卿若不弃我，我必不负卿。感谢“舆论”，感恩“舆论”。

六

2017年3月23日，闲来无事，有感而发，写下了第一篇关于舆论的札记，在自己的微信公号上推送。不承想，收获了不少点赞。此后，在领导、同事、朋友和小伙伴们的鼓励下，断断续续又写了一些，年底时竟也凑足了20篇。

一开始，只是想把多年的观察心得融入舆论热点。写着写着，就逐渐使命感倍增、责任感加持，想要为“舆论”做点什么。

舆论虽无处不在，但是对于舆论的理解，不论是普通人还是非舆论工作部门的同志，都不甚了了，甚至漠然视之。这对于个人，对于工作，对于党的事业，都很危险。

这些札记，以在微信公号推送的时间为顺序，以我的毕业论文为基础，又结合了一些新鲜案例。我的期待是，兼顾学术性和可读性，力求针对性和系统性，以尽可能通俗易懂的行文方式，点评舆论事件，科普舆论现象，分析舆论策略，论述舆论安全。20篇札记，由浅入深，由表及里，既可以是普通读者了解舆论现象的闲书，也可以是舆论工作者盘点舆论得失的参考，还可以是舆论研究者探讨舆论安全的资料。

当然，能力时常难以承载愿望。尽管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但时时感到力有所不逮。唯愿自己的这些探索，能够在舆论安全等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上贡献一点绵薄之力，哪怕仅仅是破题。

七

20篇札记，既各自独立成篇，又大致可以撑起一个体系，不同的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挑着看，也可以按部就班地顺着读。

如果只是对舆论略有兴趣，只想浅尝辄止，不妨试试《“舆贩”手里的“假舆”》《谁为舆论献祭》《舆论啊，你这个骗子》和《舆论背后的“乌合之众”》。

如果本身就是舆论工作者，想要汲取一些别人的经验教训，不妨尝尝《当舆论患上“泸县综合征”》《转型时期的舆论“四胞胎”》《“鲁驴怼车”说舆情》《“反三俗”的舆论逻辑》和《陷入“公地悲剧”的舆论场》。

如果更为忧国忧民，愿意从国家层面、从更广视角审视舆论，可以重点看看《舆论者，国之利器也》《舆论市场经济学》《兵马未动，舆论先行》《推倒苏联大厦的舆论操盘手》《舆论如何弄散人心》《“舆论安全”的对话空间》。

如果还有进一步的理论兴趣，深入思考舆论工作的谋篇布局，那就向您推荐《剪不断、理还乱的舆论场》《定制中国版舆论叙事》《切莫坐等“舆论”告急》《“舆论安全”正逢天时、地利、人和》和《大舆论战略》。

札记之后，我还附录了8篇相关文章，它们都是这些年我的一些粗浅思考的记录，可以从相应侧面，为系列札记做些注解和支撑。不妨一读。

就是这样！

张扣扣背后的舆论死扣

2018年2月15日，农历大年三十。本是辞旧迎新之时，却成鸡飞狗跳之日。

中午，陕西汉中市南郑区新集镇三门村，按照当地风俗，村民王校军、王正军兄弟同亲戚一道，从家里出发上坟祭祖。其父王自新留守家中。距王家十数米之外，是一幢白色小楼。小楼之上，一双躲在暗处的眼睛，带着冬日的寒光，观察着王家人的一举一动。三门村的这个角落里，恶念丛生，杀机四伏。

12时20分许，王氏兄弟归家途中，惨案爆发，震惊全国。35岁的同村村民、王家邻居张扣扣，口罩护脸，帽子遮头，尾随其后，突然手持单刃刀，连连戳向王氏兄弟，39岁的王正军和47岁的王校军喋血当场。随后，张扣扣径直赶往王家，持刀扎向王父，71岁的王自新血溅门楣。在未来的日子里，三门村村民们关于除夕的记忆，将不再仅仅是阖家团圆、温馨甜蜜，还会加入这个被鲜血浸泡的午后图景。

以三门村为起点，东北方向1150公里外是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新屯镇，东南方向950公里外是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甘堰乡。同

在这个除夕，这两个村镇也分别发生了一起命案，后者更有枪杀情节。但是，舆论场并没有为它们掀起太大波澜，喜庆祥和的氛围，湮没了这两起个案可能激起的涟漪。

三门村这起案件却不同。围绕张扣扣案的争执，在新年假期的舆论场中长时间盘桓。尽管情节堪称恶性凶杀，场面极为血腥残忍，但这都不是舆论不愿散去的理由。一起脉络清晰、事实确凿的凶杀，如果能够让舆论为之久久停留，那么，它一定是附着了若干关联信息，撑起了连锁想象空间。

最直接的关联，来自于22年前。

据当时南郑县人民法院判决书显示，那一年8月的一个燥热夏日里，张扣扣之母汪秀萍因琐事与邻居王正军、王富军（王自新次子）发生争吵并厮打，汪秀萍遂拿一节扁铁在王正军左额部及左脸部各打了一下，而王正军即捡起一根木棒朝汪秀萍头部猛击一下，致其重伤后死亡。

判决书认定，因王正军未满18周岁，且能坦白认罪，其父已代为支付死者丧葬费用，加之被害人汪秀萍对引发本案起因上有一定的过错行为，应当对被告人王正军从轻处罚。法院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判处王正军有期徒刑7年。关于民事赔偿部分，被告人王正军的犯罪行为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福如造成的经济损失应予赔偿。但鉴于被告人王正军系在校学生，又未成年，且家庭经济困难，确实无力全额赔偿，故酌情予以赔偿。被告人王正军的监护人王自新一次性偿付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福如经济损失9639.3元。

宣判后，检察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未提起抗诉，被告人王正军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福如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对于这份判决，有法律工作者认为，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对

王正军的量刑处于刑罚相当的区间。但是显然，这种观点与民间秉持已久的杀人偿命逻辑存在明显的缝隙。这种缝隙在舆论的东拉西扯中进一步扩大，撕裂了在技术和理性层面探讨案情的空间。

衍生的各种“内幕”信息以真假莫辨的形式接踵而至。比如，王家是村里恶霸，为害乡里；当年杖毙张母的其实是王家次子，因为三子未满18岁，所以让三子“顶包”；王家长子当年就是乡长，通过关系干预司法，不仅轻判了王正军，而且张家20余万民事赔偿的诉求最终裁定额度不足万元……

舆论是善良的，尽管有时是“刀子嘴”，实际却很“豆腐心”。这样一些信息，并没有同时提供确凿的事实依据，但却契合了人们对恶行的声讨意愿，并就此打开了人们的想象空间。舆论的古道热肠被激活，各种与“徇私枉法”“官官相护”“鱼肉百姓”相关的执念被一一唤起，义愤填膺地在舆论场蔓延。以这些“定论”为逻辑起点，张扣扣恶性杀人事件，被抽去事实和法律的根基，赋予为母报仇、为民除害的叙事逻辑，在舆论场的某些角落，演绎成一部令人称道的侠义传奇。

这是其中一个被多方传播的段子：

“孝子复仇，于绝对优势下，并不滥杀无辜，知身后事，为免拖累妻子，于是不婚，是为仁；手刃仇家，并不苟且偷生，好汉自首，是为义；年三十，先祭母，后杀仇，是为礼；知晓人间法无望雪冤，转求自然法同态复仇之义理，且学得特种技艺，遂择机择时，一日提刀，成就夙愿，是为智；守护隐衷，吞泪止语，暗许诺言，二十五年，志不稍移，终成大孝一人，是为信。张扣扣行事，有血性、是男儿，仿佛东周列国人物，古风犹存！”

我们无需质疑该段子手的初衷，但不能无视这个段子包含的致

命缺陷，那就是，有太多的主观臆测，被用来填补事件的表意空间。

比如，根据媒体逐渐披露出来的信息，张扣扣并非像段子手们传播的那样，是个身手不凡的特种部队退伍兵；他并没有为了复仇而斩断情缘，实际曾有过至少一段恋情甚至几近结婚，但最后因故未果；其父则表示，没有想到儿子会去杀人，张扣扣杀人之前，也没有所谓先祭母再复仇这些颇具“仪式感”的情节。这些细节的披露，让段子手们赋予张扣扣的传奇色彩渐次褪去，逐步还原出事件原本的乡野特征。

各家媒体随后还披露出来更多的信息，尽管其中不少相互抵牾，但是依然可以让我们尽可能触及事件的本来面目。

第一，关于张扣扣案的性质。

对每个人而言，母亲与我们都不仅仅是生理性的关联。再坚硬的心肠，都会为“母亲”二字变软。母亲受辱，甚或惨遭不幸，最能让人产生“共情”。从这个意义上说，舆论关注张扣扣案，同去年山东于欢案的逻辑如出一辙。但是舆论也是很容易感情用事的。一件违犯人伦的事情，如果足以让人激愤，抑或陡敢悲凉，进而心生绝望，那理性分析事件本质的耐性，就会被舆论丢到一旁。

比如，当张扣扣案的叙事一旦由“恶性杀人事件”转换成“为母报仇申冤”，整个案件就会被“替天行道”般的道义感带跑了节奏，扭曲了本来面目，模糊了理性认知。特别是所谓“隐忍”二十余载等情节，更是契合了人们对侠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合理想象。因此，尽管从法理上说，这起案件首先是一种犯罪，但是人们的心理天平还是不自觉地向人情偏移。

不要怪舆论带偏了节奏。舆论就是我们，我们就是舆论。带偏节奏的不是舆论，而是天性善良的我们。当情、理、法盘根错节时，我们常常只讲善恶、不问是非，甚至出于善意，宁肯相信不实的信